



音

魔鬼的
颤

DEVIL'S TRILL

[美] 杰拉德·伊莱亚斯 ■ 著 张建平 ■ 译



I712.45
2050



音
颤

魔鬼的

DEVIL'S TRILL

[美] 杰拉德·伊莱亚斯 ■ 著 张建平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7498

Devil's Trill

Gerald Elias

Copyright©2009 by Gerald Elias

根据 Minotaur Books, New York 2009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的颤音/(美)伊莱亚斯著;张建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77-5

I. ①魔… II. ①伊…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6149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 269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77-5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每十三年举行一次、仅限十三岁以下的少年参加的格里姆斯利小提琴竞赛落下了帷幕，年仅九岁的女神童卡姆琳获得第一名。作为奖励之一，她获得了用著名的“四分之三大小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俗称“小个子斯特拉”）在卡内基音乐厅做汇报演出的机会。演出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而按照惯例，小提琴被放进一个特制的琴盒，锁在有专人看守的绿室里，稍后将被存放在保险库，待到下一个十三年举行的竞赛后才会重见天日。就在庆祝会大功告成之际，负责看护小提琴的保安却发现，那把价值连城的“小个子斯特拉”不翼而飞，绿室里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琴盒。警察闻讯而来，扣下了所有在场人员，其中包括小提琴被发现失踪时与保安一起待在绿室里的盲人小提琴教师丹尼尔·雅格布斯……

以上是小说《魔鬼的颤音》开头的故事。

本书作者杰拉德·伊莱亚斯，出生于美国纽约的长岛，天生的左撇子，从小梦想做一名纽约扬基棒球队的一垒手。然而阴差阳错间，八岁就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师从毕业于朱莉亚音乐学院的阿马德奥·威廉·利瓦老师，并与其及其一家成为终身的



朋友。1966年至1970年期间,就读于维斯特伯里高中,成为长岛青年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著名指挥马丁·德鲁维茨的带领下,每个夏天都进行国际巡演。由此,才十几岁的伊莱亚斯就在澳大利亚、丹麦等国表演过莫扎特、圣桑等大师的作品。1969年,伊莱亚斯进入波士顿大学坦格伍德音乐学院学习,同年被选送进第一届纽约弦乐研究班。此后转入耶鲁大学,师从当时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约瑟夫·西尔弗斯坦。1975年获得耶鲁学院文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学位。二十三岁加入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小提琴组一待就是十三年,期间跟众多世界著名指挥家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8年,伊莱亚斯跳槽去了犹他交响乐团,在那里获得了更多演出、教学乃至指挥的机会。1989年受聘任教于犹他大学;1993年创建了阿布拉米扬弦乐四重奏组,2004年成为烛光室内乐系列演出维瓦尔迪专场的音乐指导。1997年,举家游历意大利期间,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即本书《魔鬼的颤音》,后几经重写,于2009年得以出版。一年后第二部作品《死亡之舞》出版,根据计划,第三部《死亡与少女》也于2011年8月问世,由此完成丹尼尔·雅格布斯悬疑三部曲。

现在回过来再说《魔鬼的颤音》。这是“雅格布斯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作者的小说处女作。第一男主角名叫丹尼尔·雅格布斯,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手,后因一场怪病,造成双目失明,从此以教琴为生,以独特的教学法,获得成功,尤为可贵的是,在教学生拉琴技巧的同时,更是教给了学生“对古典音乐的永恒的爱”。此人生性耿直,虽然成了盲人,“但在某些方面,比眼睛明亮的人看得更清楚。”由于年少时参加“格里姆斯利小提琴竞赛”,遭遇“潜规则”,愤然出局,从此对该竞赛耿耿

于怀。无意中卷入小提琴失踪案乃至后来的凶杀案，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就在这时，他的老朋友、从事保险业的威廉姆斯·纳撒尼尔，打来电话，让雅格布斯帮助寻找失踪的小提琴，因为这把琴的保险赔偿额高达八百万美元。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雅格布斯接受了老朋友的重托。雅格布斯的新学生，来自日本的品川由美小姐，是个很有天赋而又固执的姑娘，而她对小提琴被偷的反应，引起了雅格布斯的怀疑，但是，一个刚从日本来到美国的姑娘，怎么可能跟偷琴案有关呢？于是，顶着警方怀疑的雅格布斯和纳撒尼尔一起开始了艰难的调查，而相关的证据链居然通往万里之外的日本。雅格布斯、纳撒尼尔和品川由美，这三个各怀心思的人，组成了一个追查、逃亡（因为警方最终发出了对雅格布斯的通缉令，而雅格布斯又一心想要保护品川由美）三人组，去到了由美的故乡，日本九州。在那里，雅格布斯的遭遇令人嗟叹，令人惊喜，结果更是出人意外……

品川由美是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她来自日本，虽然父亲想把她当儿子培养，让她从小学打棒球，但最终还是跟着外婆和妈妈学起了小提琴（这一点与作者本人何其相似）。后又拜了日本的著名小提琴教师古河诚为师。十九岁这年，古河诚推荐她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投到雅格布斯门下，因为“没有人比雅各布斯更能灌输让音乐伟大的激情”。雅格布斯对这个新学生一开始有点拒绝，但不久发现她有着跟自己一样的倔脾气，不由得暗自欢喜起来。雅格布斯别出心裁的教学法，对小提琴竞赛的不屑一顾甚至深恶痛绝，令品川由美喜忧参半；而对雅格布斯喜怒无常的怪脾气，由美也是从难以适从到渐渐适应，经过了逃亡日本乃至抓获凶手的过程之后，最终对他产生了敬慕。她从雅格布斯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更是对古典音乐的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的热爱。故事的最后，当雅格布斯遭到杀人凶



手的袭击,昏死过去时,是她,在紧要关头,用练过棒球的有力双臂,拿起一个胸像砸倒了凶手,救出了雅格布斯。当雅格布斯醒过来时,正是由美抱着他,令他几乎感到自己看见了她,看见她的“身后有亮光。她在发光”。

看了笔者上面这些文字,读者也许会以为这只是一部悬疑或侦探小说。不错,本书有着一般侦探小说都有的故事架构,雅格布斯对案件的分析推理很有几分福尔摩斯的神韵。但如果只把它当作一部悬疑或侦探小说来读,那显然低估了作者的用意。他在“引子”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小提琴交易中通常见不得光的黑暗世界,这个表面看来高贵的白领结燕尾服的古典音乐圈里,实则涌动着贪婪的暗流。”这里所谓的小提琴交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小提琴买卖外,还有就是小提琴竞赛,即本书中的“格里姆斯利小提琴竞赛”,那些十三岁以下的孩子们,“在情感仍很脆弱的年龄,被投入劳累、残酷的相互竞争中,就为了达到某种人为的‘完美’标准,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些竞赛的残酷程度,不亚于斗鸡时让对手鲜血淋漓。”而“一群毫无道德可言的无耻的教师、经理人,代理人甚至父母亲们”,如书中的维多利亚·雅布隆斯基、蕾切尔·刘易森、霍尔布鲁克·格里姆斯利、安东尼·斯特雷拉、鲍里斯·德杜比安、刘易斯、辛西娅·范德等,为了各自的目的,以竞赛为手段,使得原本应该高雅的音乐圈充满铜臭味、世俗气,甚至弄出了人命。书中的主人公雅格布斯,曾经深受“竞赛”之害,在眼睛失明后的“黑暗世界”里,在与纠缠着他的“眼睛”和“龙头”的噩梦争斗中,领略了音乐的真谛,明白了世上还有比音乐乃至生活更重要的东西。他不愿“看着”像他一样有着音乐天赋的孩子,或重蹈他当年的覆辙,或过早地沦落为平庸之辈。为此,他付出了超出常人许多的努力,几乎凭着一己之力以及唐吉珂德式的执着,与音乐圈里

“贪婪的暗流”作着不懈的抗争……

虽然这是作者的处女作,但是凭借厚重的生活积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对音乐圈人情世故的了然于胸,加上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这部处女作堪称“出手不凡”,甫一出版便深得音乐圈内外读者的喜爱,正如有评家所说,本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优美的音乐性,同时又具有让人一旦开卷便欲罢不能的可读性”。在成功塑造出雅格布斯、品川由美等人物的同时,其他人物如雅布隆斯基、刘易斯、利尔伯恩、凯特外婆等也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正因为如此,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如约出版,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读完全书,很难不联想到我们国内的一些现象。家长们惟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都要从孩子抓起,于是,“选秀”层出不穷,“考级”方兴未艾。在千军万马你拥我挤的独木桥上,或许真有那么几个孩子将来会成龙成凤,但更多的孩子失去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幸福的童年。当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本书、几句话能说清道明的,还是留给在其位者去探讨、解决吧。

最后,不妨用作者在“鸣谢”中的一段话来给本文结尾:“我要敦促《魔鬼的颤音》的所有读者,聆听书中探讨过、表演过的音乐,以更好地享受这个故事以及日常生活带给他们的乐趣。”

张建平

二〇一一年十月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欧文·艾伯特·伊莱亚斯,
他爱写作,爱听音乐

开 场 白

小提琴被偷的事情并不罕见。伟大的艺术品曾在博物馆里它们尊贵的展架上被盗走过。但是一九八三年见证了一次轰动性的窃案,就它的复杂性和致命的后果而言,是空前绝后的。诸位中有些人也许会隐约记得,当一把独一无二的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①的小提琴被偷时,你们当地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这个报道一时间成为各个媒体的头条,甚至惊动了有线新闻电视网,他们的报道极尽夸张,却疏于精确。然而,随着调查中的线索枯竭,这个报道也就退出了头版,就像上个星期的天气一样。结果呢,没几个人听说过整个事件的悲剧性结局,几乎没有人,哪怕是官方调查人员,完全领悟到这样一个奇异、不幸的系列事件的背后,所存在的种种深刻、复杂的动机和关系。

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提一下小提琴家丹尼尔·雅各布斯生命中的那个关键时刻——在古典音乐圈子里尽人皆知——他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生命、自由以及对于不幸的执着追求,

① 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家,制作型号、种类上颇多创新,其小提琴制作法成为后世楷模。



被置于一个危如累卵的境地。像他的偶像贝多芬一样,雅各布斯在其演奏生涯接近巅峰之际,遭遇了一场危及生命的疾病。雅各布斯患的是小凹斑点营养不良,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眼睛里的血管生长得太快。结果导致血渗漏,冲进眼睛,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失明。

就在雅各布斯为争取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的位子而进行面试的前夕,小凹斑点营养不良袭击了他。一如既往,他拒绝了治疗,脱谱(因为他看不见乐谱)作了他传奇般的面试表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事后虽然经过了精心治疗,他的视力却依然没有恢复,波士顿交响乐团别无选择,只好把首席的位子给了面试的第二名。雅各布斯闭门隐居了几个月,等到最终像个蚕蛹般破茧而出时,他有了脱胎换骨似的改变,宣布将全力做好一个教师。雅各布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教学风格,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很多年来,在无数的音乐会舞台上和音乐教室里独领风骚,而几乎所有的学生,在离开他时,都会带走一件更为宝贵的礼物——一种对古典音乐的永恒的爱。如此这般,就像贝多芬一样,一种个人的悲剧,成为全世界的收获。

与此同时,《魔鬼的颤音》所述的正是被一群毫无道德可言的无耻的教师、经理人、代理人甚至父母亲们,强加在孩子们身上,而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生理上的疾患。这些孩子碰巧天赋异禀(或者,有人会说,是一种祸因)能够让他们的手指异常灵巧地移动,让一件乐器发出天籁之音,虽然孩子本身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为,或为何为之。在情感仍很脆弱的年龄,被投入劳累与残酷的相互竞争中,只为达到某种人为的“完美”标准,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些竞赛的残酷程度,不亚于斗鸡时让对手鲜血淋漓。而斗鸡是非法的。

最后,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小提琴交易中通常见不得光的黑暗世界,在这个表面看似高贵的白领结燕尾服的古典音乐圈里,实则涌动着贪婪的暗流。在目前的市场上,以演奏为生的专业音乐人再也买不起好的小提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精巧杰作成了商人和收藏家们趋之若鹜的心爱之物,而良心上的不安则像乐器本身一样罕见。

1713 年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他跟魔鬼签订了合约,魔鬼答应他,在任何场合都为他效力;在这个梦境里,他的一切都心想事成。总之,他想像他把自己的小提琴给了魔鬼,为了发现他是什么样的音乐人;令他极为震惊的是,他听到魔鬼拉了一段独奏曲,如此美妙,表演品位如此高雅,精准,超过了他这辈子听到过的或所能想像到的任何音乐。

此情此景令他惊讶之极,兴奋过度,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在无比激动中醒来,立刻抓起小提琴,希望能把刚才听到的表现出来,但无能为力;然而,他随即谱了一首曲子,也许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他称之为“魔鬼奏鸣曲”),但与他梦中产生的那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宣布,如果他能有别的生存手段的话,就将打碎他的乐器,从此永远放弃音乐。

——朱塞佩·塔尔蒂尼^①口述,

热罗姆·拉朗德^②记录,

《从法国到意大利之旅》

英译者:查尔斯·伯尼

① 朱塞佩·塔尔蒂尼(1692—1770),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教师。

② 热罗姆·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和作家。





从床脚发出的魔鬼的颤音

——朱塞佩·塔尔蒂尼, G 小调奏鸣曲的题献

发表于 1798 年

目 次

开场白	1
引 子	1
呈示部	17
展开部	255
再现部	341
尾 声	367
鸣 谢	384

引 子

INTRODUCTION

《“小个子”马泰奥·凯鲁比诺的生与死》，

卢卡·帕洛泰利(约1785)著

乔纳森·加德纳(1864)译

冬日正午冰冷无情的光线，掠过高高的彩色玻璃上圣母马利亚的画像，把她天鹅绒覆盖的胸脯的血红色投射在马泰奥·凯鲁比诺睡着的脸上。不自然的光线粗糙地勾勒出脸的特征——额上刻着深深的、焦虑的皱纹；没有刮干净的脸颊上黑暗的阴影遮掩着出天花时留下的隐隐的疤痕；凸出的下巴以及由此产生的反颌隐约显示出他的傲慢。倦怠的尘粒在房间里飘浮，在漫无目的地撞上淡红色的柱子时，瞬间发亮。

“该死的圣母。”凯鲁比诺喃喃道。他转身背对着圣母画像的光，把被子拽上来盖住头。但是吵醒他的是这光，还是远处卵石路上的马蹄声呢？他有一种难以确定的劫数难逃的感觉。他的头埋在羽毛枕头里，密密的羽毛令他窒息。

醒来时发现自己枕在一个不熟悉的枕头上，这并不是引起马泰奥·凯鲁比诺焦虑的特别原因，这种事情他早就习以为常。